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ИДУ НА ГРОЗУ

Д. Гранин

驯雷记

[苏]丹·格拉宁著

○ 冯昭玑译

SULIAN DANGDAI
WENXUE CONGSHU

浙江文艺出版社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SULIAN DANGDAI
WENXUE CONGSHU

浙江文艺出版社

ИДУ НА ГРОЗУ

Д. Гранин

驯雷记

[苏]丹·格拉宁著



冯昭玑译

(浙)新登字第4号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李醒东

ДАНИЛ ГРАНИН
ИДУ НА ГРОЭУ

据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2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9年版译出

驯 雷 记

[苏]格拉宁 著 冯昭珩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15.375 插页2 字数336000 印数0001—1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656-X/1·613 定 价: 8.30 元

目 次

第一部	(3)
第二部	(133)
第三部	(249)
第四部	(397)

第一部



第一章

五月六日早晨八时，有位魔法师飞抵莫斯科。他第一个跑下摇摇晃晃的舷梯，踏上机场的混凝土地坪。接客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他，随即又转向他人。谁也没有发现这个身材匀称、皮肤黝黑、穿着时髦的毛绒上装的青年有什么特别令人注意的地方。

人们在机旁接吻，献花，笑谈。在飞机着陆后的最初几分钟里，人们的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说话的嗓门特别大，显得很不自在。他穿过人群，把那欢声笑语都留在后边。

他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公文皮包。皮包里除了文件之外，还装着一个肥皂盒和一把牙刷，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半小时后，出租汽车把他送到了市中心。清晨的人流把他卷了进去，拥着他走进地铁的大门，穿过地下的通道，经过卖报的书亭。莫斯科人正赶着去上班，迫使他也加快了步伐。

街上，无数的小轿车汇成一股熠熠发光的激流。无轨电车高高的车厢，镶着蔚蓝色的玻璃，象一个个大金鱼缸，漂浮在激流之上。在十字路口，几个卖花人在高声叫卖。绿色的水桶

里插着闹盈盈的稠李。街上越来越热闹了，在喧闹声中一头小毛驴驮着马戏团的广告走过，蹄声得得，象孩子的脚步声一般清脆。到九点只剩下十分钟了，人们已经不是在行走，而是在快步奔跑了。

在一家商店的明净的玻璃橱窗里站着一位姑娘，手里拿着一卷花布。

魔法师原以为这是一个人体模型，但忽然姑娘俯身向前。魔法师笑了，他停下脚步，叫她看他一眼。姑娘顺从地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他，嘴里还说了些什么。她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然后大笑起来，嘴张得大大的，仿佛想让人看到她的全副牙齿，但是做不到，因为她的牙齿太多啦，细细的，嫩白色的，象一串珍珠。

他继续向前走，东绕西拐，时而缓步徐行，时而快步疾走，一会儿弯进阳光明媚的幽静小巷，一会儿又回到市中心的林荫大道。

他在普希金广场边的报廊前站住了。

莫斯科隆重欢迎奥运会的胜利者。

克里姆林宫接见天文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建筑展览会开幕。

李霍夫院士荣获勋章。

他津津有味地看着报。象所有来到莫斯科的外地人一样，突然感觉到首都发生的一切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他可以去参观展览会，也可以去出席代表大会。

他这次来莫斯科将不会受人注意。明天的报纸恐怕也不会登载有关他的消息。没有一个记者采访他。真遗憾，到莫斯科来的魔法师并不那么多呀。不过，在未来的某一天已经有一份

报纸登载着他的照片。在一束束鲜花当中，他满面笑容——不，最好是一脸倦容，带几分腼腆。照片下面是对他的采访记：今天莫斯科欢迎奥列格·图林；“在与本报记者的谈话中，奥列格·尼古拉也维奇说……”

人们是永远无法预先读到后天的报纸的。可这正是魔法师的本领。他清楚地看到这张浆糊未干的报纸，在最后一版上登着他的照片。

他登上卡门纳桥，克里姆林宫教堂金色的圆顶呈现在他眼前。右方，晴空下的雾霭之中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厦，倨傲但却平庸；一望无际的红色屋顶犹如滚滚浪潮，拍打着大厦的底层。塔式起重机随处可见，象巨大的舰队里林立的桅杆。

他象一位统帅，仔细研究着这座城市，他必须征服它，而它一定会拜倒在他脚下，虽然它现在还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勃勃雄心使他脸上泛起一丝嘲讽的微笑，微笑中包藏着他对自己的赞赏。

在十字路口他停了下来，考虑着该朝哪个方向走。他从来不知道犹豫踟蹰，眼前的停步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平衡状态。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触机，他就会立即作出抉择。

一阵风从身旁吹来，于是他便欣然顺着风向走去。街道的尽头是一座公园。林荫道上人们推着童车在散步。公园里还保持着清晨的宁静。几处长凳上坐着几位大学生，他们象着魔似地摇晃着身躯在温习功课，脸上象梦游者那样毫无表情。难道他也曾为考试而如此苦恼过？

在一座条纹帆布篷下，一位女服务员正在把凳子摆开来。他拣了一张临湖凭栏的桌子坐下。服务员递上菜单。

“给我一个个依次端来，”他说。“从第一行起。什么时候够了，我会告诉您。”

服务员笑了，两颊现出妩媚的笑靥。

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那淡色的微微鬈曲的头发，蓬松散乱，但他没有去整理它。他从服务员的脸上看出，即使他头发蓬乱，她也喜欢他。在白皙的莫斯科人中间，他那南方人的黝黑的皮肤，特别惹人注目。

图林脱下上衣，挂在椅背上，卷起时式的粗毛呢衬衣的两袖，开始大吃大喝——色拉、牛奶酒、煎鸡蛋、小香肠、咖啡、乳酪夹心面包、火腿夹心面包、香肠夹心面包。喝足吃饱以后，他感到自己又是魔法师了。

“刚才好大的口气，”服务员说，“我还以为您刚开始呢。”

他直视她的眼睛。

“男人总是许愿多，能够做到的少。”

“这倒是真的，”她笑了起来，没有移开目光。

“我不希望显出一副贪吃的样子，要不然您会改变对我的看法。”

“难道您知道我对您是什么看法吗？”

“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您讨厌大吃大嚼的男人。您成天看到的都是大吃大嚼的男人。只有什么都不吃的男人您才喜欢。”

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想博得所有人的喜爱，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当然也必须赢得这个女服务员的心。

他抬头望了望天空，说：

“把餐巾收起来，要下雨了。”

“真的吗？您怎么知道？”

“我不是告诉过您，我什么都知道。”

他沿着湖岸走去，不时仰望天空一片紫灰色的云彩迅速膨大。女服务员目送他远去。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在黄昏的公园里跟她一起散散步，那是很愉快的。但他明天就要走了，因此他什么也不能许诺她。他觉察到，她为此而郁郁不乐。他想，要让周围的人只感到欢乐，纯粹的欢乐，而不掺杂一点遗憾惋惜之情，是多么难哪。

在游船码头边有一座小小的亭子，青藤盘绕，绿荫洒地。他登上小亭的台阶。这时天上那朵云彩，象一滴浓浓的墨水，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湮开。

在这阳光灿烂而又宁静安谧的公园里，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关心天空中发生的一切。他知道，天气变了。

云彩的中心，黑沉沉的，愈垂愈低。它那银色的边缘，雾气翻腾，是不祥的预兆。阴影不断扩大。风躲进了树林里，象猫儿那样拨弄着柔软的树叶。

天色昏暗下来，空气变得令人难忍的沉闷。四周愈来愈寂静，在城市的喧嚣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寂静降临的步伐。

几滴大雨点劈劈啪啪地打在地面上，象试射的枪声，象警报。湖上的天鹅飞快地向它们栖居的小木屋游去。

图林举起一只手。

“开始，”他轻声下了命令，一挥手，一道电光霍然一闪，揭开了雷雨的序幕。电闪一个接着一个，大雨倾盆而下，公园里一片哗哗的雨声。

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到亭子里来。他们抖去身上的雨水，嬉笑着，欣赏今年的第一场雷雨。一股粗大的水流从屋檐倾泻而

下，愈流愈急，泛着银光。一道枝形的青色闪电划破长空，落在附近的地方，它那利剑似的寒光闪耀在千万张湿漉漉的树叶上。

“好啊！”图林赞赏道。

一声霹雳在头顶爆炸，震撼大地。亭子里的人惊叫起来。图林仰起湿淋淋的脸迎着惊雷轰隆隆的余音，诗绪泉涌。古老而庄严的抑扬格诗律在强劲的雷声伴奏下畅流而出。他高声朗诵着，在隆隆的雷声里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是什么力量乖戾凶残？
是谁的巨手覆地翻天？
把云彩凝集成团团乌云，
在天际制造风雨雷电？

忽然有人从亭子里讥讽地问道：

“那是怎么回事呢？您已经搞清了吧？”

“真的，我已经知道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说，连头也不回过去。

他最害怕的就是惹人讥笑。

“到底是诗人！您是诗人吧！”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音色低沉，因为强忍住笑声而有点沙哑。

“为什么我不可以是诗人呢？”他说。

“真有趣！请您念完吧。您那诗里接下去是怎么讲雷雨的？”

“算了吧，”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制止她，还低声说了些什

么，两人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接着，第一个女人，那个爱笑的女人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活生生的诗人。而且是湿淋淋的诗人。您是怎么写诗的呢？”

“用各种线圈，电容器。”

“请您告诉我们那是些什么仪器？”她们问他，仿佛在逗一个满嘴胡说的小孩，因此他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尽力想在这场游戏中占上风。

“怎么给你们讲得通俗易懂一点呢？噢，这是一种介乎吸尘器 and 自行车之间的东西。”

“哎哟哟，多么复杂。”

“不，他会用打字机。”

“会用冷冻机！”

“也许是螺旋拔塞器，带电容器的。”

两个人嘻嘻哈哈，一唱一和。

“我敢奉告……”图林生气地说，但是一声霹雳吓得他不禁一颤，为这件事他后来久久不能原谅自己。

亭子里的人放声大笑。

“别怕，诗人。雷只打那些冒尖的东西。”

这时他才转过身来。在斑斑驳驳的阴影里依稀可见两张白皙的脸。他登上最高一级台阶，伏在栏杆上。

“多有学问的姑娘，”他说。“你们相信奇迹吗？”

“难道您是魔法师？”

“笑什么！”图林说。“笑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们可知道，这场雷雨是我召唤来的。所有的闪电都听我使唤。”

“那您能叫雷雨停止吗？”

“现在还有点困难，”他一本正经地说。“一年以后请再来这里，我一定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他听到那个严肃一点的姑娘说：“这些诗人呐，神经都有点儿那个。”

“您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我将飞向雷电，消灭它。不相信吗？把手伸过来。”

一只手勇敢地向他伸过来，小小的手掌微微弓着，又湿又冷。

“您打算给我算命吗？”

“抬头向上看，”他命令说。

瓦灰色的云层沉沉低垂；云层之下，更为浓重的一片片乌云向四周扩散，击撞着，旋转着，奔向远方。

“一年以后，也许用不了一年，”他缓慢而郑重地说。

“象您这样一只手就能够控制雷电这种可怕的自然力量。我不要求您相信我，我只希望您记住今天的雷雨和我们的谈话。”

雨渐渐小了。在白花花的闪电驱赶下，雷雨带着蓝灰的阴霾，隆隆地向西方离去。

两个姑娘拨开常春藤，瞅着他。一个是高个儿，黑头发，面容严肃，有点羞怯，另一个戴着透明的风帽，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流露出惊奇的神色，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我们两个谁伸的手？”她突然问道。

“您，”图林说，“您，冉尼契卡，冉尼娅。”

“多不老实，偷听别人的谈话。”

“我还知道您是大学四年级生。想快点去实习。对叶夫图申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不想结婚……”

树下仍在滴水。公园还没有苏醒过来，但空气中已经闻到强烈的青草味。沙地上现出阳光和阴影，怯生生地。

图林一脚踩在泛着泡沫的黄泥水洼里。姑娘们笑了，并加快了步伐，她们正赶着去上课。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图林说。“我知道你们的愿望，我愿意实现你们的愿望。”

“说说看。”

“你们不想去上课。你们想同我认识，想留在公园里散步。”

“胡说，”高个儿姑娘严厉地说。她叫卡佳。“您太自信了。”

图林瞥了冉尼娅一眼，急匆匆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不希望随波逐流，那就得老老实实。我希望您不要随波逐流。照您的心愿去做吧。否则您会因为今天的犹豫而后悔的。”

冉尼娅笑了。雪白明亮的牙齿使她的面容也变得明亮了。

但他却没有一丝笑影。他的自信的语气里有一种什么东西使这次闲扯带有奇怪的深长的意味。冉尼娅棕色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他。

“不要紧，我们不是约定一年以后见面吗？”

图林握握她的手指。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用不了一年。”

“我们要迟到了，”卡佳说。

离电车站很远。图林走到马路中心，迎着疾驰而来的无轨电车举起一只手。他微微眯起眼睛，象一个广施法力造福人类的魔法师那样，为自己的乐善好施而感到喜悦。电车嘎地一

声在他的胸前刹住了。驾驶员伸出一个拳头威胁他，但忽然嘿地一笑，打开了车门。姑娘们跳上车。图林向她们挥手告别。

他看看表。还剩下一个半小时，毫无用处，反而成了他的负担。他思索着，应该想出一种办法，使人们能够把多余的时间储存起来，象存钱一样，然后根据需要提取。

他抖了抖上衣，向研究所走去，虽然他十分明白，这是他现在最不应该去的地方。

第二章

这天早晨，第三实验室完全同往常一样。天气闷热，男人们都只穿衬衫工作。波契卡廖夫带来一束铃兰，插在烧瓶里，送给实验员季诺契卡。

大气测位仪探明，雷暴正从东北方向以每小时二十~~三~~的速度向前移动。麦特维也夫开动了自动记录器。

早晨的时间在认真而有节奏的工作中过去，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

十点半钟，戈利津突然来到实验室。一阵慌乱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人们赶在他到来之前匆忙作着准备。男人们穿上上装。季诺契卡把铃兰藏进柜里。理查德把电线、三合板、旧图纸等一大堆废物塞到桌子下面——在他的身边经常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堆积起一大堆无用的东西。

戈利津大步向前，挥动着他的大皮包，敞开的外套的下摆向两侧扬起，象一对翅膀。人们向他问好，他也不回答，不时发出一阵牢骚。

“废话……胡说八道……什么讨论会……例会……”